

基來英之機會（高聲歡呼）與波政府有所洽商，余樂爲諸君告者，吾人發現雙方之意見，乃完全一致。（歡呼）張氏於總結英政府之態度時，稱：「希特勒在顛覆波蘭，一如其前此推翻捷克以前，對於一切和平之建議，輒加以拒絕。吾人對於開始即寬恕侵略的和平條件，將不能加以接納。」張氏於述及希氏之提議內容，缺少確切並未提到矯正過錯之辦法後，聲稱：「縱令希氏建議中，具有矯正過錯之建議，吾人仍必須詢問德政府，將用何種切實的方法，使世界能相信，侵略可以停止，諾言可

湘北大捷與空軍轟炸漢口

本年十月初旬的湘北大捷，我國極度給了泥足的日軍一個創鉅痛深的打擊。戰況的經過，記者會按每日報載加以排比，載於本誌二十一號現代史料欄中。最近中央通訊社派員赴前線調查實況，對於戰事進行，有更詳實的報告，足供參考。特轉載於左：

一 湘北地形素描

以履行。」張氏至此，又重申德方諾言，不足信任之意，隨謂：「倘欲英法兩國，停止以全力作戰，則德國不能單恃語言，而應見之行動，必要世界之信心回復，然後裁兵及世界商業問題始能解決，必要裁兵及世界商業問題獲得解決，然後人類始能安居樂業。此事之關鍵，操之者純在德國政府，倘德國政府不此之圖，則世界秩序，將難恢復，而戰禍或將延至數年之久。德政府如不能以行動表示其厭戰之誠，則英國將作戰到底。和平戰乎？惟德國人自圖之。」（聽衆高聲歡呼）

君 珠

湘北指長沙以北之湘境而言，左托湘江，洞庭，右拊幕阜，九宮，新牆，汨羅，撈刀，瀏陽，四河，橫貫其間，丘陵峯巒，起伏於各河兩岸，一大好戰場也。是地南北交通幹線凡三。一爲湘江航線，一爲粵漢北段，一爲湘鄂公路。自我施行種種破壞後，對於慣用重兵器之日軍，不啻宣告死刑。惟輕舟汽艇，仍可穿越洞庭紛歧之港汊，

偷繞封鎖，出入湘江，陸上部隊，亦可循其間人行古道活動。尤以長沙經福臨鋪，新市，長樂街，新牆北至岳陽之古道，祕經修改後，小型戰車及野礮可作有限制之運用，故是地對優越兵器之日軍，要不失爲半有利情勢。

二 日軍進犯企圖

去年十一月我與日軍在湘北新牆之線對峙以來，日軍曾六次南犯，每次均企圖將新牆北岸我軍，一舉而廓清，造成隔河爲界之局，先去其岳陽外圍心腹之患，再謀爾後戰局之發展。然在此六次南犯之中，無一次不遭我之痛擊，匪僅我在新牆北岸之前進據點屹然未動，我挺進部隊且常出入於臨湘羊樓司間，使其後路屢續屢斷。今年九一八黎明，日軍謀實現其十月來之迷夢，竟集結十萬兵力，大舉作第七次南犯，先期以一個師團兵力，向我贛北全線佯攻，期眩惑我之耳目。繼以藤田，今村，稻葉，荻洲等部隊及甘粕部隊一部，會同洞庭艦隊海軍及航空隊爲主攻，沿粵漢北段水陸並進，以攻略長沙爲目標。另以甘粕部隊之主力

116800 爲助攻，由鄂南經麥市龍門廠向長壽街一帶前進，企圖予湘北我軍右翼以牽制。佯攻之日軍，經我驅逐於高安銅鼓，修水以東地區，迄未發生眩惑作用。主攻之日軍，先後遭我某集團之猛烈抵抗，新牆汨羅兩線及長沙外圍連續兩旬之猛擊，日軍主力，更喪失殆盡。助攻之日軍係甫上戰場之新軍，在湘鄂邊境被我夾擊，亦未達成任務。至此日軍在湘北作戰計劃，全部粉碎。攻略長沙之野心，既成泡影，且已陷於全線總崩潰之慘境。

三 血灑新牆汨羅

九一八拂曉起，日軍首以稻葉師團及新增之今村師團一部，向新牆河北岸我軍全面進犯，初以礮擊，繼以日機掩護步兵猛攻，滿擬一舉而將我北岸前進陣地全部摧毀。但血戰五日，我陣地隨毀隨修，守兵依然屹立。日軍於潰敗之餘，銳氣全部喪失，戰力亦盡，乃不得不擴大陣面，西起磊石營田，經新牆河九嶺，東至麥市桃樹港，於二十三日，作全面的大規模的侵犯行動，以通城麥市方面爲助攻，以新牆

營田之線爲主攻，而對營田攻擊目的則在側翼迂迴，壓迫新牆正面我軍作戰略撤退。二十三日，上午四時，日軍即在新牆鎮與榮家灣北岸集中山野礮五十餘門，向我沿河兩岸陣地集中襲擊，使我增援部隊無從前進。然後以礮火佈成交叉火網，密集轟擊，如是者六次，每次發礮皆在一千五百發以上，每次轟擊後，即步兵涉水南犯（新牆河水位今秋低落特甚，深僅尺許），皆遭我忠勇將士先後擊退。此時我守軍雖因日軍步礮轟擊，但每當日軍涉水南侵，我以居高臨下，處絕對有利地形，故日軍之傷亡，甚爲慘重。日軍以六次攻擊，皆遭頓挫，拂曉後，乃在北岸高昇汽球，指示礮兵轟擊目標，同時日機四批，共四十餘架，不斷往來更番轟炸。至七時許，放射大量毒氣烟幕，我剩餘守軍全部中毒，日軍始得達到強渡目的。此時控制於楊林北街岸之日軍總預備隊荻洲師團，即自馬家垣渡河南侵，我乃誘日軍於我有利之新牆鎮、桃樹港、劉介莊一帶，繼續予日軍打擊。

先是二十二日前，日軍在洞庭湖面，僅三數日艇，往來遊弋，測探水位，至二十二日夜，日艦突增至三十餘，民船汽艇增至五百餘，除一部在鹿角九馬嘴一帶湖面肆擾，三度強行登陸，被我擊沉汽艇甚多，斃日兵無算，日軍登陸迄未獲逞外，同時復以藤田師團之兩個聯隊，一個大隊，配合波田支隊，先以民船激夜自岳陽偷渡，至營田西北之七青山，一方在該山架設礮位，向我營田陣地襲擊，一方其步兵即改乘汽艇，疾駛荷葉湖，經夾灣繞過封鎖線之後，於二十三日晨在營田北三十里向魚岐強行登陸。一部且竄入古湖，襲我營田側背，我該處守軍着着痛擊，步步抵抗，日軍傷亡甚衆，並擊沉汽艇數十艘後，至二十五日晨，始獲佔營田。新牆河南岸汨羅江北岸我部，迭予日軍重大打擊後，至二十五日，始奉命作主動的戰略轉進。由街坊南下與營田東進之日軍於二十五日午始得在歸義會師。至此，日軍乃分兵三路，一路主力沿鐵路線經白水南下橋頭驛，直指長沙；一路至新市、雙江口，復分二股，一股東

擊。

南下金井一股南下福臨舖上杉市，一路自新牆至長樂街，溯汨羅江至平江，擬與通城東南麥市、桃樹港、南龍門廠、西折至長壽街、獻鐘之日軍甘粕師團，取得連絡，相互策應。但經我利用長沙外圍之廣大丘陵地區，層層佈防，處處設伏，各股日軍於是進抵上述各線，距長沙最近距離僅五六十里，然已超過發展之極限，進入降階階段，而終於全部總崩潰，造成日軍空前罕有之敗績。

四 日軍在崩潰途中

日軍對我作戰，過去每作輕易估計，以為一經側翼迂迴，即有勝利把握，故在營田強行登陸成功後，滿擬於三數日內，即可直下長沙，然後向東席捲，與通城麥市南下長壽街、獻鐘之日軍會師瀏陽，不料日軍於登陸雖幸獲成功，然終未獲迅速擴大戰果，且於營田附近血戰三晝夜，攻勢頓挫。汨羅江北岸我軍於此期間遂得從容轉進，配合長沙附近生力軍，完成一張捕鼠的、強固的、嶄新的部署。日軍自營田、歸義、新市及桃樹港分路狼奔豕突而進，正

不啻自投羅網。故自九月二十九日起，我某師痛擊日軍於橋頭驛白水。日軍由正面進犯長沙，遭受重挫後，乃被迫以主力向東擴展，兵力因以愈見分散。於是我分遣某部側擊於福臨舖上杉市，而以某部伏擊於金井平江。右翼方面再由調得力部隊夾擊於長壽街、獻鐘，予合擊分進之日軍各個擊破。一方更利用大雲、幕阜二山遊擊隊，將日軍退路完全遮斷。日軍初於攻擊時，準備原不充分，步兵每人僅配彈二百發，規定為全戰關期使用量，糧秣則連自行攜帶，共僅六日，故再經我在長沙外圍忠烈將士浴血力戰三晝夜後，終將日軍主力全部摧毀，日軍遺屍遍野，棄械山積，終臨彈盡糧斷，絕最悲慘之境也。十月一日，日軍已顯呈總崩

潰狀態，所餘殘偽日軍，倉皇各別突圍向北奔竄。我乃於三日收復上杉市、王公橋，四日攻佔福臨舖、金井，五日克復新市、歸義、湘陰、營田，越汨羅江攻克黃沙街、大荆街、長樂街、平江縣城，六日攻克南江橋，七日收復榮家灣、新牆、楊林街、上塔市。同時在此五日內，右翼方面之獻鐘、長壽街、龍門廠、桃樹港、麥市，亦先後全部克復，而將新牆河南岸暨九嶺、麥市以南所有殘餘日軍澈底掃蕩，悉數肅清，我軍得全部恢復。九一八日軍攻擊前原有陣地，而造成二期抗戰以來僅有之劃時期的勝利。

根據各方面的估計，在這一長沙大圍戰之中，至少調動了近五個師團的兵力，死傷者達四萬餘人，分配的情況如下：

方	面	番	號	兵	力	死	傷	百	分	率	人	數
鄂	北	一〇一師團		半部				二五				二、五〇〇
		一〇六師團		全部				五〇				一〇,〇〇〇
湘	南	三三師團		全部				七〇				一四,〇〇〇
		六師團		全部				三五				七,〇〇〇
		三師團		半部				三五				三,五〇〇